

秦文君著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老祖母的小房子

如果把艺术追求看成是登山，虽然跋涉者发现山巅还在遥远的前方，但回首已走过的路，还是能看见曾经留下的脚印，特别是攀援过程中特别注目的几个深刻印记。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老祖母的小房子



秦文君著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钰 史煦光

封面装帧:周夏萍

·海派女作家文丛·

老祖母的小房子

秦文君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译成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数:1—6000 印张:11.625

ISBN7-80531-392-X/I·13

定价:17.00 元

目 录

老祖母的小房子·····	(1)
瑞黎姨妈 ·····	(21)
我家老郑 ·····	(30)
四弟的绿庄园 ·····	(44)
永远的玛丽亚 ·····	(58)
少女罗薇 ·····	(75)
告别裔凡 ·····	(87)
明珠·····	(102)
沼泽地·····	(112)
情到深处·····	(121)
贾梅的故事·····	(129)
单身汉小韦·····	(169)
天地·····	(212)
角色·····	(271)

老祖母的小房子

说不准是从哪天起，反正那肯定是个改变人面貌的神秘日子，我跟琼枝两个突然偏爱起文绉绉的书面语，相互对话时，就挖空心思地掺进些去，仿佛只有这些书面语才能显出我们的某种素质，而且还很脱俗，有点意气风发。

那天傍晚，琼枝下楼来找我，她新剪了头发，头部显得简洁。“呵！”她大咧咧地在椅子上坐下，“不幸的事降临了，我们院里的老祖父奄奄一息了。”

老祖父是老祖母的丈夫，他们是这个院里年岁顶大的一对，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反正大家就都流行着称呼他们老祖母、老祖父。

“真吓人。”我说。在我的记忆里，老祖父常年有病，一直住在黑擦擦的小房子里，偶尔能看到他站在门前的空地上喘息，额头是焦黄色的。那个老祖母是个忙碌的矮个子老太，总是坐在门前做针线活，眼角那儿有着无数稠密的皱纹，但有一次，我看到她捏着针在那儿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

“但愿我们永不衰老。”琼枝说着，有点漫不经心。我跟琼枝不大说起老呀、死呀，总觉得这些字眼很灰，又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疑疑惑惑地瞧琼枝，立刻就注意到她那个该死的发式：耳朵整个地暴露在外，削成寸把长的头发让人想起下锅时的韭菜段。我说：“肯听个忠告吗？这发式缺少美感。”

“哈！”她开心地笑了，“养母大人也抗议过。”

是该干涉一下了，她进理发厅总对捏刀剪的人说：“尽可能地短！”理发师硬着心肠大练基本功；出理发厅时，那人的眼神古怪极了，有点于心不忍，又有点幸灾乐祸——自那次之后，我死活不肯陪她去理发厅了。

“我就觉得留这发式头上轻极了，风吹着脖子。”她发了会儿怔，睁大眼说，“我真是缺了点什么吗？说不定是错投了胎，本来应该是高大的男子汉。”

琼枝一定是感到了大家给她的压力，小时候，她那双大脚和丢光了扣子的外套挺有一番气概，那时称她假小子简直是一种抬举，不像现在带着点贬义，弄得琼枝心里烦得要命。

正说着话，一股狂风袭来，细小的沙土沙沙地打在玻璃窗上，那是个昏暗的傍晚，一天即将过去，风声给人一种很空落落的感觉。远远的，跟着风声断断续续地刮来一个女人声音：想开点……想开点……千万……

“我姆妈在那里！”琼枝跳起来，“去看看！”

琼枝在前，我随后，到了那个小房子跟前，出乎意料

地看见老祖母坐在门外，冷风中她稀少的头发飘忽着，显得憔悴。琼枝的姆妈围着老祖母，她在我的印象中是个老气横秋的女人，可在老祖母面前一站，突然显得皮肤光洁，生机勃勃，像个后生。原来是：老祖母太老了，谁知道她是八十岁还是更老，反正令人联想到一株老树，从遥远的过去跨过许多年代，风尘仆仆地活到如今。

就在这时，听到房子里有个男人在大声呼唤：“爸爸！爸爸！”我们涌进去，里面没开灯，家具都是旧的，颜色发暗，一张古董一样的床上，老祖父平静地躺着，嘴角有点歪，眼光散淡，呼吸急促得像离开了水的鱼。

老祖母巍颤颤地走过去，蓦然，那个躺着的人眼睛亮了亮，说了句什么，含含糊糊的，别人相互看来看去，有点不知所措，只有老祖母连连点头。随即，老祖父怕孤独似的，伸出了双手，像要揽住什么，可却又缓缓地垂下来，慢慢地阖上了眼睛。

“他怎么了。”琼枝问。她的眼睛睁得很圆。

“他去了。”老祖母说，她轻轻地把被单盖在丈夫身上，细心地把每一个折皱都用手掌抚抚平，像是在进行一个圣洁崇高的仪式。

琼枝的姆妈开始擦眼泪，她是个好心又伤感的人，看电视剧有时也要擦湿手巾，可偏偏哪有悲伤的事她就赶到哪儿发挥特长。

我们院里死了个人，当然是个遗憾，可目睹了这个场面，我跟琼枝都有点失望，原以为死人是恐惧而又惊心动魄的事，没料到竟那么平静，太不可怕了，就像一根蜡烛

燃到了头，亮光跳了跳，然后就熄灭了。

接着几天，老祖母的儿子每天赶到这儿跟琼枝的姆妈商量办丧事，他住得不远，据说有好几间住房，平日不常在这儿露面，这一次例外了，帽沿压得低低的，好像悲痛无比，这使我们感动，琼枝说他是个孝子。

大殓那天，几乎全院的人都去了，像过什么节，老祖母唯一的孙女也到了，她叫方百羽，在我们学校念高一，比我们高上一级，很傲慢，是全校数得上的美人。来参加追悼会，她穿得五彩缤纷，像时装模特儿，我觉得她太做作，就尽量少去看她；可琼枝这个家伙却盯牢她看，这使方百羽一举手一投足时更注意它们的美妙化。

“喂，”我用手肘碰碰她，“注意力集中点，放哀乐了。”

哀乐奏起，人们都在默哀，琼枝凑在我的耳边说：“我是为方百羽难过。”

“你发疯了！”

“你想，她亲祖父死了，她也无所谓，真有点狼心狗肺。”琼枝说着张大嘴角做了个恶狼相。

追悼会结束时，我们在人堆里看到了老祖母，她显得那么弱，人小下去许多，像是让无形的力量消蚀掉一部分，陷下去的眼圈发青，脸上发黑的老人斑突然深起来，很突出，好像是老得不能再老了。

工作人员把老祖母的遗体推走了，他步履缓慢，好像那个被白被单覆盖着的已经失去知觉的遗体十分沉重，突然，我心里顿了一下：他会被烧成骨灰，然后被家人捧回

去，死真是冷冰冰的……

“呵！”老祖母突然叫了一声，接着又垂下头，木然地沉思起来，嘴唇不停地翕动着，泪水终于顺着她松弛的面颊滑落下来，那泪水很浑，显得滞重，那是标准的老人泪。琼枝的姆妈啜泣起来。琼枝一面狠劲地扼住我的手腕，似乎仗着这个提高克制能力，一面却拖着我靠近老祖母，脸部表情像个呆子。

老祖母天仙一般的孙女娇滴滴地推了一下老祖母，“你快走吧，人家要笑你的，都围上来看呢！”

老祖母让那时髦孙女催得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起来，风蚀残年的人走路像是没有步伐的、刚学步那样走不稳当；我突然有一种怜悯心，觉得她像个孤独的孩子，没人帮她。

琼枝抢在我前头去搀扶老祖母，我揉了揉获解放的手腕，然后跟上去。我听见老祖母巍巍颤颤地问：“是琼枝好姑娘吗？”

“是我，是我……”琼枝的嗓音有点变。

追悼会过后，老祖母一直病怏怏的，大家在背地里一边叹息，一边议论，说是老人的儿子打算接她走，要锁了这小房子，但老祖母很固执，再三地摇头。又过了几天，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常常能看见老祖母在太阳下坐着，只是不再忙碌，也不打瞌睡。每天我们放学，她总会那么说：“是好姑娘回来了？”

她的声音很苍老，像是空心的，但语调软绵绵的给人暖意，况且，我们是多么喜欢被称为好姑娘，特别是琼

枝。

琼枝的姆妈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因为她总会发现别人的好处，她说：“老祖母很善良，你们小时候没少吃她的糖和糕饼，都忘记了？”

大概是有过的，但自从我们自己口袋里有叮当作响的零用钱时，就开始不怎么喜欢跟戴老花眼镜的人来往。现在，那些记忆全部都醒来了，想起老祖母一向是爱我们的。

我问琼枝姆妈：“她为什么不肯跟她儿子走？”

“也许是一个人自由些。”琼枝的姆妈说，“人老了，性情变了，喜欢清静。”

琼枝掰住她养母的肩说：“不对，老祖母一点不孤僻，她一定是喜欢这小房子。还有，也舍不得我们大家。”

我没说什么，琼枝姆妈则直嚷嚷，责怪琼枝冒冒失失像个男孩，因为她的肩部立时就酸痛起来。琼枝怅怅地看着自己的一双大手，好在她不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一会儿就又嘻开了嘴，“姆妈还比不上老祖母，她叫我好姑娘——谁高兴做男的，粗得要命，还穿臭跑鞋，十个有八个喜欢吹吹牛，讨厌！”

老祖母就这样变重要起来，成为我们的一分子，我们猜想她一定吃得极少，牙是假的，遇到阴天，一定会愁眉不展，还有，她肯定天天服药，对医生的姓名很熟悉，不过，这都是那么空洞，因为用琼枝的话来说——我们对老祖母一无所知。

那以后，观察老祖母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热衷的事，我们留意到，每天晚上她的窗子里会洒出黄澄澄的灯光，那块窗帘绣着雅致的花朵，仿佛里面住着个心里盛满爱的女孩子。还有一天，我们发觉她的屋子外面放着一桶干石灰，她俯着身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摊在地上。

“说不定她想粉刷一下房子。”我说。

我们在琼枝家的阳台上朝下看，不一会，老祖母的儿子来了，带了袋水果，他见面就嚷：“你怎么又想起弄这个的！”

“想晒一晒，防潮，以后想把房子刷好。”老祖母很珍惜地瞧着那些石灰块。

“年纪那么大了，刷什么房子，将就着得了。”他不由分说地把石灰块呼呼地扔进桶里，“白费劲，哪天拎到圾垃桶去倒掉。”

老祖母弓着背。木木地瞧着那些白乎乎的石灰块。我们真恨那个粗暴的男人，他这种笨头笨脑的人有什么资格干涉别人的美好愿望，多好啊，如果能把小房子刷成可爱的纯白色。世界那么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

那人前脚走，我们后脚就赶了去，把那桶石灰抬到空地上，让它们一块一块舒舒服服地躺在阳光下。老祖母静静地瞧着，亲切友好地朝我们微笑。

“她好喜欢呵！”琼枝说。

一刹那间，一种快乐袭来，原来老祖母需要我们，我们能帮她实现愿望，这多美！

“来，来，到里头说说话。”她欣喜地让着，在杯子

里找假牙，嘴里果然是空落落的，原来是牙齿落掉了不少。

她的家几乎跟以前一模一样，家具就是暗擦擦的，但一尘不染，我还发觉桌上有一面心形的小镜子：“这真漂亮。”

“老祖母的镜子！”琼枝叫道。

“早上梳头的时候用的。”老祖母说。

“哦！”琼枝说，“看来我也得有一面镜子，梳头的时候用。”她一边在镜子前探头探脑地张望。

“我去跟你姆妈说，”老祖母说，“鲜花一样的年龄，正是要漂亮的时候。多黑的头发，再看看自己，琼枝，让人欢喜煞！”

琼枝这回吃吃地笑，文雅了许多，据我所知，这家伙往日就喜欢用手指划划头发。别说镜子，连木梳也省下了。

“老祖母也很漂亮呵。”琼枝冒出一句，还夹进些新名词，“非常有美感呵！”

“那是年轻人的事。老了，不在于漂亮，想整洁点，不让人觉得讨厌。”老祖母说，“老头活着时常讲，老人也是人，也想活得好一点。我也是那么想。”

“我们晓得。”琼枝说，“你还想刷这房子是吗？”

“是呵，老头没病时，每天刷一点，没刷完，就病倒了。”老祖母摇了摇头，有点悲戚。

果然，四周的墙有一大半没刷，灰扑扑的，还有一小半是白的，白得很孤独，好像是被灰色包围着。真的，谁

都觉得老祖父得病之前，有一阵子总是忙忙碌碌，满脸倦色，可谁都没有在意过，老人心里的一点愿望，也想象不出里面还蕴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我真恨自己没在那时留意他们的生活，琼枝的感情比我更热烈，差一点要淌泪。这两天，她是变化多端。

后来我们跟老祖母说了再见，她让我们常去玩。出了门，琼枝就做了一项决定：“等放了寒假，我们帮她来刷墙。”

我点点头，假装是顺从她的意思，心里却得意非凡，称得上是好朋友，她的主张百分之百地像我的心思。

都走到楼梯口了，她突然忸忸怩怩地朝我笑笑，像个大姑娘，“你说，我的头发真的好？”

“我说过一百遍了，你应该留长发，否则真可惜了那样的美发，”我说，“喂，鲜花一样的年龄，爱漂亮吧。”

话说到这儿，我陡地停住了，因为我头一次发觉琼枝的眼睛很美，很亮。

“你也是的。”琼枝说罢，就奔上楼去。

我心情激动地奔回家，对着镜子看了看，果然，很是容光焕发。这样真好，得好好珍惜，一点点也不能浪费掉。我想着，心里还存起对老祖母感激。她多敏锐，在愁苦中还能发现我们盼望的东西。像琼枝姆妈，跟我们一天至少打二十个照面，却仍然发觉不了，大概，她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琼枝的短发上，日日夜夜盼它们长得像雨后春笋那般快。

不几天，琼枝多了一面椭圆形的镜了，是她姆妈跑去买来的，我看见琼枝喜孜孜地擦试它，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光秃秃的额头上梳下一排留海，呵，真奇妙，这么一遮挡整个脸庞都变温柔了，显示出许多的女孩子气。

“老祖母可真有本事。”琼枝的姆妈再三说，还一遍遍地夹着忧伤，“我的话，琼枝不听。”

琼枝拉着我去找老祖母，她说：“肯定是老祖母让姆妈买镜子，我要谢她。”

跑进门去，老祖母正在拣青菜，她把菜分为三档，一档是黄菜皮，一档是中间的菜，另一档是嫩嫩的菜心。她听琼枝谢她，脸上的笑意全没了，只说：“谢错地方了。”

“没错！”琼枝鼓着腮说。

“怎么没错。”老祖母也很固执，“镜子是你姆妈买的，她跑了路，花了钱，我不过动了下口。”

琼枝噎住了，看看我，搔搔头皮，脸上开始睛转多云：“反正，反正没必要谢我姆妈。”

老祖母没理她，可能是耳朵发背，只说：“下午你们去学校，替我带一包菜心给我孙女，她最喜欢吃呢！”

“那么，你呢？”我问。

“喏，黄菜皮不要了，我就炒菜吃。”老祖母很仔细地把菜心装进塑料袋，挺漂亮地把它们包得像出口商品。

这对我们确实是个艰巨任务，因为我们谁都不想跟那个娇骄二气严重的方百羽打交道，提到她的名字琼枝就叫受不了。

“老祖母也真是的！”琼枝有点闷闷不乐，把留海也撸到一边去，仿佛那样才能亮出爱憎分明的性格。

我问她是不是生老祖母的气了。

“那还用问？她待那个方百羽太好了，过头了！普天下——”琼枝晃了晃头。很得意那个书面语的运用，“普天下难找不爱吃菜心的人。”

结果，我们还是去找了方百羽，向她说明来意，然后把那包菜心递上去，方百羽向边上闪了闪，好像那是个点着火的炸药包！她还皱了皱眉，那又黑又弯、半圆形的眉让她拧得曲曲折折，最后，她终于收下了，但是，用两只手指捏着它，十分地不屑一顾。

“形容一下她这个动作。”琼枝命令我。

“像捏着一条死虫子。”我说。

琼枝弯下腰抱住肚子笑个畅快。

放学后，我俩一起回家，经过学校边上的大垃圾箱，琼枝在那儿站了，流连忘返似的。

“想做垃圾千金吗？”我说。

她严肃起来，“我怕方百羽会把那包菜心扔掉，还好，没有。她总算还有点良心。”

我说：“我觉得她没那么坏，无非是做作一点，装清高，装有气质。”

没想到，老祖母今天坐在门口巴巴地等我们，深秋的风很干，到处尘土飞扬，有一片落叶围着她转，“你们碰上我孙女了？”

“呵，碰上了。”我们异口同声。

她等着我们走近，又问，“她没说什么吗？”说话间，她的眼睛眨了眨，显得又疲倦又困惑。

我推推琼枝，劝她跟我一块逃，我走了两步，那家伙却没动，糊里糊涂地美化起方百羽来。

“没，没，她说啦，问你好。”琼枝编造着，“对，对，她还说谢谢你啦！”

当天晚上，我们就听见老祖母乐呵呵地跟邻居们打招呼，逢人便说：“我孙女可懂事啦！”然后，就把琼枝的问候套在她孙女头上一字不漏地学给别人听，脸上还带着掩饰不了的心满意足，仿佛快乐正在涨潮，不由自主地冲来。

我跟琼枝两个躲在她家，琼枝的姆妈回来，进门就说：“那个女孩子真体贴长辈。”说话时，她故意看着别处，好像在抱怨我们两个差劲。

我怪琼枝多嘴，琼枝怪我心肠硬，她说：“我怕见她失望的样子，最好方百羽真是个有良心的人，心里记挂着老祖母。”

一连几天，我们常去方百羽她们教室那儿转，巴不得她会问问我们老祖母的情况，这样，再听见老祖母抑制不住的快乐声音时，我们就不至于脸红心热了——老祖母的笑声缓慢、低沉，带着喘息和气管里杂音，很让人震动。可惜，那时髦女孩对我们不闻不问，甚至都不正眼瞧人。

我们躲着老祖母，而她却没忘了我们，一天，摸到楼上来敲琼枝家的门，她大概知道的那是我们小团体的一个“根据地”，所以一进门就说：“你们两个怎么不去我那

儿了？”

琼枝脸涨红了，手伸过来让我出面回答，我只好说：“忙呵，功课太多。”

“在学本事？”老祖母郑重地说，“那就好好学，年轻时是得好好下苦功。不过，别太过份，累了就歇歇。”

“没功夫歇，功课像债一样逼得紧。”我趁机发发牢骚，反正老祖母是个顶公道的人，晓得女孩子的想法，“老是头疼脑胀。”

没想到老祖母一听这话就焦灼起来，唉声叹气，说是真要是逼紧了，脑筋用坏了可怎么好，她还问我们去学校怎么走，想到那儿找我们老师。这一下，我都吓白了脸。

“你可千万别去！”我们几乎是央求。

她连连叹息：“还是孩子呢，也该有些去蹦蹦跳跳的时间。我们老家有个人，就是让父母逼得太紧，读书读傻了。”

“后来呢？”琼枝问，“医好了吗？”

“那时候，哪像现在，医生本领那么大，”老祖母说，“我八岁那年，傻子就死了，都是老皇历，一些旧事总忘不了。”

“是好样呵，”琼枝松了口气，“几十年前的事！”

我赶紧补充道：“现在不同啦，当代人的神经挺有韧性，再紧张也能挺住。”

老祖母疑疑惑惑地瞧瞧我们，这才答应不去跟老师提抗议。唉，刚才真悬！看着她愁眉不展地往外走，琼枝背书似地一遍遍念：她是在为咱们发愁呢！